

四川方言中的“打”

□彭应钦

“打”字，在四川方言中非常活跃，不但使用频率高、搭配范围广，而且用法灵活，意义丰富。

凑钱或食物合伙吃饭叫“打平伙”，颇似现在流行的AA制。很久吃一顿有荤菜的饭，叫“打牙祭”。

人的很多动作都带“打”字。如：打哈欠叫“打呵哟”；浑身冷得哆嗦叫“打抖抖”；摇晃不定叫“打摆摆”；走路极不稳当，头重脚轻险些跌倒叫“打捞穿”；打呼噜叫“打扑鼾”；患疟疾叫“打摆子”；鞋子不合适要“打脚”；小孩睡觉掀被盖叫“打铺盖”。

终身不娶或不嫁叫“打单身”；离婚叫“打脱离”；嫁女儿叫“打发”；一方认另一方的儿女为干儿女叫“打干亲家”；办丧事叫“打丧火”。

“打堆堆”表示聚众成堆。“打哇哇”指无主见、人云亦云的态度，也指说话表达不清楚；“打漂漂”原意是

用瓦片在水上打水漂的游戏，由于瓦片在水上漂浮几下就会沉入水底，四川人用其来比喻完全落空的意思。

有以“打”字开头的贬义词。如：“打烂仗”指懒惰成性，穷困潦倒；“打滚龙”指四处流落、混生活；“打懒杆子”意为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；“打呵儿钵”与贪污近似，比如妈妈拿10元钱给你买瓶酱油，实价8元，你要说是9元，这1元就是你打的“呵儿钵”；“打冒诈”意近欺诈；“打假叉”比喻说假话、骗人；“打掩伏”比喻掩饰、遮盖或包庇；“打胡乱说”就是胡说八道；“打燃火”意为当面指责，发火；“打猫心肠”指心怀鬼胎、不怀好意；“打柳连柳”是民间的一种曲艺表演形式，借用来表示故意闹别扭。

还有一些以“打”字开头的词汇。如：“打晃眼”意思是马虎、分心、做事不认真；

“打急抓”指临到事情发生才行动；“打梦觉”指精力不集中，思想开小差；“打脑壳”既指令人头晕，也指令人伤脑筋；“打王逛”一是指不做正事，游手好闲瞎晃悠，二是指做事情不专心，注意力不集中；“打边鼓”意思是从旁鼓吹、协助；“打甩手”就是空着手的意思，比如你去朋友家做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买，就叫“打甩手”；“打单穿”意为不套在别的衣服上穿，如：“这件衣服打单穿就好看，不消套个外套了”；“打整”指收拾、对付、整治；“打平手”指比赛结果不分高下；“打伙”为结伴、一起、伙同的意思；“打挤”为拥挤的意思；“打总”为合起来的意思。

另外有些“打”字是我们提倡的，如：“打让手”意指本来自己很强，但却低调让着对方；“打头阵”意为冲在前边带头干；“打圆场”指调解矛盾，缓和僵局。

□夏孟珏

“过捧”与“过报”

过，一般是作为动词，如“过桥”“过来”，有时也作助词，如“吃过了”“他来过”等。而在我们四川方言中，“过”还有独特的用法。

水果摊上推着一大堆李子，插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“5元一斤，不选，过捧”。若外地人看了，肯定不明白“过捧”是啥意思。

一个老婆发荨麻疹，家人带她进医院。一位年轻医生边看边说：“你是吃了啥子东西过敏啰！”老婆答：“我只有吃冰糖过报。”医生一听大跌眼镜——天下竟

有这等稀奇事，吃冰糖还过敏！太婆的家人忙向医生解释：“她没有理解你说‘过敏’的意思，她理解成了我们方言中所说的嘴巴里吃东西‘过报’。”

这些方言中的动词“过”，本地人都懂，但好多人却无法用语言解释清楚。我认为应该解释为：“以……方式进行”。上面水果摊卖李子牌子上的意思是：“这李子5元一斤，不能一个一个地挑选，只能用手捧的方式捧起李子来称秤。”你看，牌子上写的真是

言简意赅。

太婆没明白“过敏”一词的意思，她说的“吃冰糖过报”实际意思是“以报的方式吃冰糖”。这类用法还很多，诸如：“明明是竞走项目嘛，只能过走，他却过跑，当然犯规了哦。”“有啥事情轻言细语好生过说噻，你莫吼嘛！”本地还有一些带“过”字的歇后语：“老婆婆唱戏——过说。”意思是事情难办，不像说说话那么轻松。“老婆婆吃盐菜——过叻(lè)。”意思是稀里糊涂地敷衍着混日子。

□诸葛保满

吃米粉

桂林米粉是广西桂林非常有名的美食，离家外出一段时间的桂林人，回桂林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米粉。在桂林的农村地区，“吃米粉”却还有另一层浪漫的含义，特指相亲成功。

我的堂哥曾经闹过一个“吃米粉”笑话。

堂哥是60后，他10多岁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家长说：“以后就帮我做媒讨姘姘(姘姘也是与堂哥同一祖父的堂妹)做老婆得了，我请过姘姘吃米粉了……”

堂哥的父母听了这话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原来，在桂林的农村，

青年男女在媒人的牵线之下，要找个日子相亲(方言叫“看人”)。相亲当日，男女双方都有“团队”(一般由哥哥嫂嫂、叔叔婶婶，或者要好的闺蜜组成)，若男女双方对上了眼，双方“团队”无异议，男方会请女方在镇上的米粉店吃米粉。男方请女方吃米粉之后就等同于“官宣”已经确定恋爱关系。

“吃米粉”之后，才会进行“看屋、扯布、过彩礼、办结婚酒”等婚俗。

村里的妇女闲谈的时候，就常常用“吃米粉”来衡量一个青年是否有恋爱对象。

比如，在水埠头洗衣的

娘娘、婶婶、姑姑、嫂嫂、姐姐、妹妹们就常谈起这样的话题——

“XX家那个老大，快三十了，好像还没得人帮介绍对象！”

“上个闹子(集日)，人家吃过米粉了。女方是XX村的！”

“哦，我还蒙在鼓里(不知情)咧！还是你消息灵通哦。”

或者，遇上适婚的青年男女，大家就会半认真半玩笑地问“你吃过米粉了嘛？”“你什么时候吃米粉呢？”怕羞的当事人往往会被问得满脸通红，赶快跑路脱身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萦绕在耳畔的童谣

□顾平

童谣，是一个地方的名片。用方言诵唱的童谣，乡土味十足，就像一朵朵美丽的鲜花，在人们的心里飘散着芬芳。

许多朴素的童谣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耳畔：如“推磨，推磨，推把把，请嘎嘎(外婆)，推豆腐，请舅母，舅母不吃菜豆腐，要吃隔壁的肥鸡母。”

“烟子烟，莫烟我，高高山上笼大火，猫匠柴，狗头火，老畜子撵面笑死我。”这首用方言诵唱的童谣，令我常常想起往日时光。“笼火”是点火、生火的意思，“匠柴”是劈柴之意，“斗火”是烧火之意，“老畜子”指老鼠。

“恩恩儿恩恩儿(鸚鵡)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北门山洞来。北门山洞有好高？万丈万丈高。几匹骡子几匹马？请你过来耍一耍。鸚鵡不得空，请你鸚鵡钻狗洞。”恩恩

儿是成都人对鸚鵡的昵称，用成都话说恩恩儿这几个字，充满了对小动物的怜爱。

“天老爷，快下雨，保佑娃娃吃白米。白米甜，白米香，今年不得饿莽莽。”莽莽，四川方言，大人叫小孩子吃饭了，就喊“么儿吃莽莽了”。有时为了搞笑，四川人说大人吃饭也叫“吃莽莽”。

“红萝卜抵抵甜，看到看到要过年，过年又好耍，杀鸡炖嘎嘎，瓢儿舀汤汤，筷子拈嘎嘎。”“抵抵甜”是四川方言形容很甜的意思，“嘎嘎”就是吃肉的意思。

童谣离不开方言。现在，我孙子那辈人都说普通话了，那些过去的童谣，孩子们真不知道怎样诵唱。

记忆中的童谣，把我带回那些无法忘怀的岁月。

□王娟

杀馆子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刚分配到一所乡中心学校参加工作，学校的年轻男老师有10多个，平时大家都喜欢打篮球，每次打完球先到学校的水池旁去冲个凉水澡，然后约起去“杀馆子”。“杀馆子”是指到饭店吃饭、下馆子的意思。

馆子就在学校大门的对面，是本地一个稍懂点厨艺的村民开的。馆子是自家门面，在馆子里端菜洗碗扫地的就是他老婆。乡下馆子，也没得啥子好安逸的菜。每回进了馆子，大家也就是凑钱买几瓶啤酒或两瓶白酒，炒个回锅肉、青椒肉丝，煎个虎皮海椒，再捞点泡菜，烧个小白菜汤或菌子汤也就可以了。刨干打尽，一顿饭吃下来

也就五六十块钱。

附近还有个学校，喜欢打篮球的年轻男老师也多。大家就经常约起打友谊赛。按规矩，到对方学校打球，就由他们做东请我们杀馆子，到我们学校打球，就由我们做东请客。记得有一回打完球，对方队长把几个队员都叫到一边去了。我偷偷跟过去，就听他们原来是在商量凑钱请我们杀馆子的事。这个说：“包包头有好多出好多。”那个说：“大家都出一样多才公平。”意见不统一，最后队长一锤定音：“大家出的钱都一样多，先把钱交到我这儿，钱不够的下来再补。”想起那几年杀馆子，硬是巴适得板。

笑面虎

□陈世渝

“笑面虎”，是指笑脸相对两面三刀的人。

邻居张三，平时看到我老远逗打招呼笑嘻嘻了，感觉多好的。那次和他打麻将，为了一张牌，他一下逗嘿凶地翻脸了，给我一阵到理抹。噢，原来他一团和气装得老，深藏不露，是个“笑面虎”啊。

李垮子是个呵呵嗨，一天到黑嘻嘻哈哈的，不管看到哪个，都是一张笑脸，给人的印象是勒人没得架子、嘿有亲和力，跟任何人都打得拢堆，是个逗人喜欢的家伙。但勒娃的笑，绵里藏刀，当到一套，背到一套，让人感到云山雾罩，不好

琢磨。记得有一回，我们在一起喝酒，他酒后吐真言，含血愤天地说单位头儿的坏话。我大为震惊，颇感疑惑地说：“平时看到你和头儿有说有笑嘿亲热逗嘛，是不是今天喝多了打胡乱说哟？”

李垮子看了我一眼，笑扯扯二麻麻地说：“别个是头儿，我不装副笑脸，还敢马脸马嘴呀？你那个情商，再聪明也长不大，够得你学。”

我茅塞顿开，自愧不如，不禁苦笑着他开玩笑地说：“难怪不得你哥子混得好，结果恁个会见风使舵，两面三刀，原来是个‘笑面虎’嗦。”